

城市表情

城市空间

给父亲的祝福短信

汪亭

刚上班,手机就收到一条陌生短信。打开一看:你好,今天是我爸的生日。你能帮忙发一条祝福短信给我爸吗?手机号码是……谢谢!

看到短信后,我诧异了片刻,心中不由泛起一丝感动。随即,我又想到,这会不会是一个骗局?现在的短信诈骗层出不穷,实在让人防不胜防。于是,我决定问问办公室里的同事们。

一个刚进公司没几天的小姑娘首先开口,但她并没有告诉我该怎么做,而是大声地问我:你们谁知道父亲的生日呀?

此话一出,同事们都停下手头的工作,互相询问:你知道父亲的生日吗?

过了一会儿,坐在办公室中央的陈姐,语气沉重地说:“都说女儿是父亲的贴心小棉袄,可我却连父亲的生日都不知道。前年,父亲突发脑溢血,过世了……现在我多么想给父亲再过一次生日啊!”陈姐一边拿起纸巾擦拭眼角的泪水,一边喃喃自语,哽咽不止。

靠在墙角的小李,接过陈姐的话,大声说:“前一阵子母亲特地打来电话,告诉我父亲的生日是上个月六,让我在那天一定回家吃顿晚饭,我连连答应。可到了周六,我竟然给忘了!一千二净。当母亲再次打来电话,问我怎么还没到家的时候,我正

陪着几个朋友在KTV唱歌……”小李的声音有些沙哑,说完后就低下头沉默了。紧接着是老周讲,最后轮到我。我们都为自己的无知和冷漠做了忏悔,可唯独问大家是否知道父亲生日的小姑娘,她没有说一句话。我悄悄看着她,有些纳闷。

没想到就在此时,她突然抬起头,望着我说:“那条短信是我发的。”我一下子怔住了。她羞赧地说:“我原本只是请你给我爸发一

条生日祝福。没想到,由于你的手机里没有存留我的号码,所以你把我的短信当成陌生人的了。”

我听后十分窘迫,无言以对。猛然间想了起来,前几日她向我要过手机号码,而且当时还拨打了一下,只是我忘记了保存。

小姑娘告诉大家,这条求助短信,她群发给了电话簿里的所有人。同事们大都掏出手机,为她的父亲编写了生日祝福。

在忙碌不堪的城市生活中,知道并记得父母生日的人,已经寥寥无几。还能够及时送上生日祝福的,更是少之甚少。但是我的同事,一个细心的小姑娘却做到了。

看到这条短信,不知还有多少人与我一样,羞愧难当?

每天打消炎针即可。

女儿每天陪我打针,在女儿的眼里,从她有记忆起,我是第一次打针,女儿拿着《东周列国故事》陪我。

针一连打了一周时间,父亲打电话问我,怎么这么久没回家了。我说有事,过几天回家。因为我上班的时候,最长时间也是两周回家一次,现在放假差不多十天了,怎么没回家呢?

父母还是不放心的,这天父亲从乡下下来了,给我们带来了家乡的一些自产的蔬菜和自己做的煎饼。

当父亲看到我的样子时,一脸的怨气,生气地说:“这几天我的眼皮一直跳,我想可能没好事,我就来看看。”父亲有点迷信,好像这次他的眼皮跳与我的这次事故有关系,我没有说什么,只是听父亲在那里絮絮。

我家离集市很近,父亲去买来了鸡和鱼。在楼下的空地上,父亲把鸡杀掉,把鱼洗净,不是很擅长做饭的父亲,在厨房里忙活。

我的每一次回家,也是带着一些日常食品,回家后尽力做饭。说起来做我的厨艺还算可以,能把简单的菜做

得有滋有味,吃起来比较合口味,父母很自然的享受着。

本来父亲来了,我应该做饭,因为头上有伤,不能流汗,怕感染。这几天天气很热,我每天都是安静地躺在家里,尽量避免流汗。

看到厨房里忙活的父亲,听到那不是很协调的刀板声,我忍不住到厨房看看。父亲确实是不会做饭做菜,切的蔬菜大小不一,参差不齐。

煤气灶上炖着鸡,父亲问我电磁炉怎么用。女儿跑过来,爷爷,我教你。父亲很不习惯使用它。

一段时间后,父亲做了四个菜,鸡也炖好了。父亲告诉我,她鸡时,没放盐,因为听别人说不放盐能补身子,我不知道对还是不对,反正父亲说了,我就照着做吧。父亲给我盛了一碗,还用嘴给我吹吹热气,这个小小的动作,使我激动万分,多少年没见过这么细心的父亲了。因为打的青霉素系列,不能喝酒,父亲就自己抿了几口。边喝酒边告诫我,以后怎么样怎么样注意安全等。

这几个菜味道确实一般,但我感到:这是我吃的最好吃的一顿饭。

看着那一行行熟悉而又稚嫩的字体,我的眼睛渐渐模糊起来。

“亲爱的爸爸,请您理解一下我每天的感受,哥哥和我们都已经想离家出走了,您知道吗?爸爸,您看完这信后,请不要把我吵醒,也不要生气,我真的太想睡觉了!我知道门开着是不对的,可我心您进不来,请原谅!”

“请原谅!”我亲爱的孩子们啊,知道吗?爸爸看着这三个字,觉得好刺眼好刺眼,好惭愧好惭愧。要知道,这三个字原本是爸爸该对你们说的啊!不是吗?记得从你们进入学校的那天起,爸爸和妈妈就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了你们身上。星期天逼你们练字、弹琴、画画,做永远也做不完的作业。

在爸爸这种无休止的“高压政策”下,你们一天只能看半小时动画片,你们吃过晚饭永远只能待在家里做作业,你们不可以每天和小朋友一起去玩滑板,捉迷藏……就这样,你们的童年被爸爸一点一滴残忍地剥夺着,蚕食着。而爸爸呢,不仅浑然不知这些行为给你们带来的种种伤害,反而自以为是的地以为自己的希望正朝着现实一步步靠近而暗喜。现在想来,这又该是多么的自私,多么的愚蠢啊!

从明天开始,爸爸一定把快乐的童年还给你们!珍藏好那张令人心酸的留言条后,我在心里暗暗发誓。

本版插图 涛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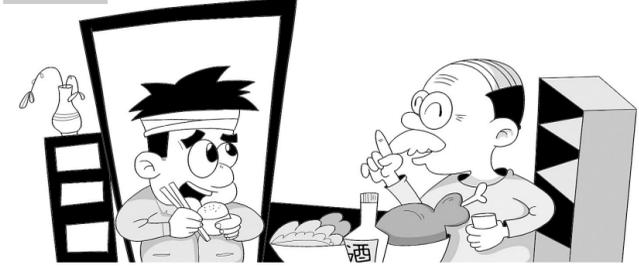
玩几天,预算了一下,最少得1500元。那一刻,我对于我的经济来源状况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厌恶感,我想连夜出去贴小广告做家教了。

看到这样一段话,所谓“啃老族”,就是,一直无业,二老啃光,三餐饱食,四肢无力,五官端正,六亲不认,七分任性,八方逍遥,九(久)坐不动,十分无用。对照以上种种,我还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“啃老族”,我以“我还是个学生”为借口,理所当然地向父母伸手,三餐饱食,八方逍遥,十分任性。我“疑似”啃老!

我不再心安理得地啃我妈了,我主动联系了我曾经辅导过的一个初中生家长,此外我每日辛勤写作,希望通过发表表的途径筹得稿费。虽然,这些“打工”显得有些穷酸迂腐。

几天以后,表妹从肯德基辞职,说是店中的节奏太快。而我,依然是趟趟趟起吊吊行进在打工的路上,写作、家教,一切都是那么水到渠成。我不想做啃老族啊!

万家灯火



最好吃的一顿饭

任宝余

随着“喀嚓”一声,我倒在了路上,飞驰而来的摩托撞到了我。

第二天醒来时,妻子告诉了我昨晚发生的一切。但在我的记忆里什么都忘记了,只有头上和胳膊背上的伤,告诉我一切是真的。

正好处在放假期间,我最怕父

母知道,我对妻子女儿说,一定要保密,不能让父母知道,因为父母在乡下,而且年纪也大了,妻子和女儿答应了。

妻子请了一天假,陪我打针,医生说皮外伤问题不大,就是头上的大包不好说,通过检查确诊只是血肿,只要

那年,我在离家三千公里之外的新疆出差,任务不重,可饮食问题着实让我头疼。尽管那里的特色饭菜很可口,可架不住天天吃,半月没过,再到饭时,就没有刚来时的胃口,只是象征性地吃一点,敷衍一下饥肠辘辘的肚子。两个月下来,我成功“减肥”了。相反,我对家乡的特产——河南烩面却与日俱增地想念,甚至做梦都梦到好几次!

邂逅一位相识多年的老朋友,激动和惊喜一下子涌上心头。想起来新疆时,妻子跑得满头大汗到车站安检口给我送烩面的情形,我心五味杂陈,禁不住想流泪。那顿久违的烩面,我吃得很快,很香,足足吃了两大碗,才余兴未尽地收碗。

通过这难得的家乡美食,我也体会到了分享的快乐。

记得中秋节那天,办事处邀请了几位本地的客户

心灵驿站

在新疆吃烩面

范高举

于是,没事的时候,我就到办事处附近的大街小巷去有目的地“闲逛”,看看这里有没有家乡的面馆,好大快朵颐过瘾,但每次都是乘兴而去扫兴而归。慢慢地,办事处的领导看出了我的“心事”,特意买了一套崭新的炊具,还托人介绍了一位河南的面点师来给我们做了一个月的饭。当然,烩面是必不可少的。

看着一锅热腾腾的烩面,几个肚子“憋屈”了很久的同事别提多高兴了,一个个端起碗,都喜笑颜开,不停地夸“领导英明、领导英明”。而我端起碗之后的第一碗烩面时,感觉兴奋、醇厚而又温暖,就像在他乡

来做客,和我们一起欢度佳节,还用早已准备好的烩面招待他们。刚开始,还担心他们会吃不习惯,没想到饭后说起刚才吃的烩面,他们竟竖起大拇指连连称赞:“好吃,好吃!比我们当地的手抓饭好吃!”听了这句朴实的话,大伙都笑了。那一刻,一张张真诚的笑脸,让我这个第一次在异乡过中秋节的人,心里也充满了家的温暖。

转眼两年多时间过去了,现在每次想起在新疆吃烩面的一些情形,我都回味无穷。老朱现在,用她的兰花指在我额头上点了一下,那时候我正午睡醒来,脚有些站不稳,突然被她拨弄得有些丧失平衡感,但是我看到了她那富有的批判性光芒的眼神,直接威逼着我。

晚上和我妈出去散步,碰到精神矍铄的老朱,我妈的同事。老朱现在在享福了,女儿是一外资企业的人力资源部经理。老朱的女儿在28岁那年,突然提出要出国读研,两年“研”下来,一共花了老朱近50万。那时老朱天天脸色铁青,别人家同龄的女孩子都结婚生子了,她家女儿倒好,该读书的时候不好好读书,不该读书的年纪却要去读书了。而现在的老朱,一提起女儿就倍感自豪,回忆自己那段被啃得鲜血淋漓的过往,意味深长地对我妈说:“眼光放远点,教育投资是必须的!”我也意味深长地对我妈说:“教育投资和啃老是两个不同的概念!”

人在途中



心酸的留言条

吴强

忍!忍!忍!当我在心里默默地一次又一次告诫自己过后,终究还是没能忍住。怒火,刹那间铺天盖地“烧”向了一双儿女的语文试卷。

看着桌面上一张张零乱的试卷碎片,孩子们的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从眼角滑落下来。然而,余火犹厉的我却仍然不依不饶,冲着孩子们咆哮道:“不把这份试卷重新工整地抄好做完,今晚你们就别想睡觉!”说完,我一屁股坐下去,继续数落着孩子们的种种不是。

这时,我的手机突然响了。电话是校长打来的,说是我班里一位学生和九年级学生打架了,让我现在赶紧过去处理一下。于是,我站起身对正在哭泣着拼粘试卷的孩子们又

是一通警告后,就匆匆离开了。处理完学生打架的事件,已是晚上九点半了。推开门,客厅里漆黑一片。看来这次不好好教训一下两个孩子是不行了!我心想,说好了让他们做完后等我回来检查,怎么我还没回来他们竟然就敢睡了呢?带着疑惑,我打开灯后,却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:只见孩子们的语文课本,铅笔,文具盒,涂改液等学习用品零乱地铺满了大半张桌子,唯独不见两个孩子的踪影。

走进孩子们的卧室,发现他们早已睡熟了。帮孩子们掖好毛毯,关灯熄灯后,我悄悄转身进了书房。刚打开电脑,桌子上手机下面压的一张纸条赫然入了我的眼帘。打开纸条,

世相百态

疑似“啃老”

程勋华

在我的软磨硬泡下,老妈还是给我买了一价值不菲的手机,然后愤愤地对我说:你啃老!我不喜欢老妈用“啃”字说我,那个字太血腥,太没有人情味了。

也就是老妈说我啃老的那一天,我在网上看到了一个帖子“夏天活捉到蚊子怎么办? 1.当然要托养他;2.送他上学;3.给他买房子;4.帮他娶媳妇;5.给他看孩子。不然你还能够怎么办呢?毕竟他的身上流的可是你的血。”看完这个帖子,我有点坐卧不安了,我不是我父母捉到的那只蚊子?有点像!而且我已经出色完成了前两步的工程。所以“啃老”和“夏日蚊子”说一起向我涌来时,我有点坐卧不安了,我开始质疑自己的生存状态。我疑似“啃

老”? 同样是一大一学生的表妹,打电话来要我妈给介绍一份暑期工,我妈挂掉电话的那一刹那,用她的兰花指在我额头上点了一下,那时候我正午睡醒来,脚有些站不稳,突然被她拨弄得有些丧失平衡感,但是我看到了她那富有的批判性光芒的眼神,直接威逼着我。

晚上和我妈出去散步,碰到精神矍铄的老朱,我妈的同事。老朱现在在享福了,女儿是一外资企业的人力资源部经理。老朱的女儿在28岁那年,突然提出要出国读研,两年“研”下来,一共花了老朱近50万。那时老朱天天脸色铁青,别人家同龄的女孩子都结婚生子了,她家女儿倒好,该读书的时候不好好读书,不该读书的年纪却要去读书了。而现在的老朱,一提起女儿就倍感自豪,回忆自己那段被啃得鲜血淋漓的过往,意味深长地对我妈说:“眼光放远点,教育投资是必须的!”我也意味深长地对我妈说:“教育投资和啃老是两个不同的概念!”



当我听说学广告的好朋友花了8000元到上海去学一个月的软件编辑时,当服装设计的高中同学跑去一个团队实力优良的工作室无薪实习时,很多人都存疑。在我说,着,着实让我给他们一个封号,叫做“理性投资人”,“光荣啃老族”。

好友约我去厦门鼓浪屿

张学良换上了那身古色古香的长袍,胸前戴了一朵大红花。本来他是不想戴帽子的,怕把师傅精心修饰的头型搞乱。卢寿堂连哄带劝,吴俊升、孙烈臣几个伯叔也说,不行,不行,得戴,得戴。冯国璋几个人又跟着起哄,张学良无奈,才勉强把那顶黑礼帽虚飘飘地扣在脑袋上。

从吴公馆到于家的路旁,挤满了看热闹的人群。多数人只看了张学良一眼,便把注意力转到那台罕见的大轿上,指指点点,议论纷纷。只有几个姑娘一直跟着队伍,毫不掩饰地盯着张学良,时不时地抿嘴一笑,把张学良看得浑身不自在。吴公馆离于家不过一两里地,可张学良感觉像是走了半天。好不容易坚持到了于家,张学良不等下人来扶,飞身一纵就跳下马,几乎与于家下人撞了个满怀。

迎亲队伍在门前停下,鼓乐喧天,鞭炮齐鸣,喧闹了足足有半个小时。青烟缭绕中,张学良和张怀英一左一右,扶着蒙着盖头的于凤至款款而来。到了花轿前,张学良打开轿帘,于凤至上了花轿。又是一阵鞭炮响,迎亲队伍浩浩荡荡地向镇外走去。按当时的规矩,花轿是不能走回头路的,只能顺着街路出镇,绕一圈回吴公馆。

张学良骑着马走在花轿前边,透过薄薄的轿帘,于凤至能看见张学良一个模糊的背影。花轿轻轻地悠悠着,伴着吱吱嘎嘎的声音,于凤至觉得自己的心也像那轿身一样,在忽悠悠地颤动着,很有一些上不着天下不贴地的感觉。自张学良离开郑家回奉天后,于凤至已不再对婚事抱有幻想。很快的,房子就有了买主,去北京也有了落脚的地方,只等签下契约,房钱到手,她就将远走高飞,永远消失在郑家宅人们的视线中。可造化弄人,弄得人往往是毫无准备,最终是一脸苦笑,一脸无奈。盼结婚盼了四年,盼来个悔婚的无情郎君;心中不存他想了,却又突然告诉你,喜日子定下了,花轿择日上门。虽然这个结果,是自己希望的、盼望的,可以这种方式突然降临,还是让她挺不舒服。她不知道这中间发生了什么变故,也不知道这个最终结果是张家人儿的自作主张,还是被什么人逼迫这样做的。在家人面前,在吴俊升面前,她不能说曾与张学良有过结婚的约



一个大帅 二代东北王
张学良:没想到日本真下手了

不该进的就退到院子里。吴俊升抱拳,做妓院大茶壶似的满脸媚笑,做宅太过狭小,太过狭小,慢待了贵宾,海藻,海涵,不过呢,外边也不错,小草绿个盈盈的,太阳暖个乎的……

吴俊升正在挨个地向客人搜肠刮肚地说着客套话,一群马拽着一股劲风呼啸着冲进院子,在主楼前如急刹车般收住脚。马群呼出的白气和带起的土烟在院子里形成一团氤氲的云雾。云雾中,看得见有男人在抱头鼠窜,有女人在尖声呼叫。

吴俊升大吃一惊,急赶上前。只见马跳下一个骑手,正是张作霖的卫队长祁老号。祁老号不戴帽子,头发上蒸腾着热气,衣服已被汗水浸透。那群马也是大汗淋漓,拥挤在一处,狂嘶不止。

祁老号见了吴俊升,开口就问,婚礼没举行吧?吴俊升点点头,你咋来了?出什么事了吗?祁老号不再说话,一屁股坐在地上,像身后那些马一样大口地喘着粗气。

连载

我们没有特意教啾啾识字,她是怎么认识这么多的呢?回想起来,大约有几个途径。其一,平时开车外出,她坐在车里,喜欢读路旁商店的招牌,有不认识的字就问我们。其二,她看着歌谱弹钢琴,开始时大部分字不认识,慢慢就对了。其三,看有字幕的动画片,由听台词而认识了字。其四,就是妈妈给她念过的书,连猜带蒙,生字越来越多,终于把生字都收编了。

在啾啾身上,家庭环境也发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,而这正是我所说的“合适的环境”的一个组成部分。她的爸爸妈妈都是做文字工作的,在耳濡目染中,她很容易对文字产生兴趣。

3岁时,她就经常给我和虹写“信”,用圆珠笔在稿纸的每个方格里认真地涂写,写满一张纸,便放进信封,用胶水封口,然后一脸严肃地交给我。当然,信上的“字”,除了少数几个,我们都不认识。

她4岁时,我们之间有一次有趣的谈话。她翻到一本书,是关于尼采的,上面有尼采的像,她一页一页翻这本书,她见有铅笔记号,问是不是我画的,为什么要画,不同的记号是什么意思。我解释说,我看书时,觉得重要的就画一个小圈,觉得不对的就画一个小三角。于是,她非常耐心地查看所画的记号,在每一处都指着报告:“这里是重要的。”“这里是不对的。”最后,她有些遗憾地说:“好些字我都不认识。”我赶紧安慰她说:“你认识的已经很多了。”不久后,在她的一本童书上,我看到了用铅笔做的类似的记号,有小圈,也有小三角。

还有一回,她坐在双层床的上铺,埋头做着什么。红攀上去看,发现她拿一支红笔,正在一本书上画,已经圈起一个字,用一条红线把它拉出去,再在书页的边沿上画了一个小圈。红是编辑,这是改稿上错字时用的符号,居然被她学去了。她告诉红:“我学妈妈。”

从4岁起,啾啾就迷上了阅读。从幼儿园回来,她一进门,总是鞋子都来不及脱,就挑了一本书,坐在地毯上读了起来。她告诉妈妈:“我看书的时候,我感觉自己就好像在里面似的。”

会阅读后,家里的藏书对于她有了新的魅力,她经常会抽出一本来翻翻。一天,红说没有看过《战争与和平》,这边家里没有,我

球赛,偶尔看一两部电影。除了收发邮件,我们都基本不上网。在这样的氛围中,啾啾喜欢看书和学习,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。她看电视也很少,小时候看动画片,上学后连动画片也不怎么看了,因为课余时间太有限,她要省着用,看她喜欢的书。至于网瘾之类,对于她就是一个遥远的传说了。